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十八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四

郃陽令曹全碑

碑高七尺六寸廣三尺七寸二十行行四十五字今在郃陽縣

君諱全字景完敦煌效穀人也其先蓋周之胄武王秉乾之機翦伐殷商既定爾勳福祿攸同封弟叔振鐸于曹國因氏焉秦漢之際曹參夾輔王室世宗廓土斥竟子孫遷于雍州之郊分止右扶風或在安定

或處武都或居隴西或家敦煌枝分葉布
所在為雄君高祖父敏舉孝廉武威長史
巴郡朐忍令張掖居延都尉曾祖父述孝
廉謁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
祖父鳳孝廉張掖屬國都尉丞右扶風隃
麋侯相金城西部都尉北地大守父琫少
貫名州郡不幸早世是以位不副德君童
齔好學甄極毖緯無文不綜賢孝之性根
生於心收養季祖母供事繼母先意承志
存亡之敬禮無遺闕是以鄉人為之諺曰

重親致歡曹景完易世載德不隕其名及
其從政清擬夷齊直慕史魚歷郡右職上
計掾史仍辟涼州常為治中別駕紀綱萬
里朱紫不謬出典諸郡彈枉糾邪貪暴洗
心同僚服德遠近憚威建寧二年舉孝廉
除郎中拜西域戊部司馬時疏勒國王和
德弒父篡位不供職貢君興師征討有兗
膿之仁分醪之惠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
牟諸賁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
遺且二百萬悉以薄官遷右扶風槐里令

遭同產弟憂棄官續遇禁冈潛隱家巷七年光和六年復舉孝廉七年三月除郎中拜酒泉祿福長訞賊張角起兵幽冀兗豫荊楊同時並動而縣民郭家等復造逆亂燔燒城寺萬民騷擾人褱不安三郡告急羽檄仍至于時聖主諮諏羣僚咸曰君哉轉拜郃陽令收合餘燼芟夷殘迸絕其本根遂訪故老商量儁艾王敞王畢等恤民之要存慰高年撫育鰥寡以家錢糴米粟賜癃盲大女桃婓等合七首藥神明膏親

至雒亭部吏王皋程横等賦與有疾者咸
蒙瘳悛惠政之流甚於置郵百姓繈負反
者如雲戢治廬屋市肆列陳風雨時節歲
獲豐年農夫織婦百工戴恩縣前以河平
元年遭白茅谷水災害退於戌亥之間興
造城郭是後舊姓及脩身之士官位不登
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
嶽鄉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欒規程寅等
各獲人爵之報廓廣聽事官舍廷曹廊閣
升降揖讓朝覲之階費不出民役不干時

門下掾王敞錄事掾王畢主薄王歷戶曹
掾秦尚功曹史王顓等嘉慕奚斯考甫之
美乃共刊石紀功其辭曰
懿明后德義章貢王庭征鬼方威布烈安
殊巟還師旅臨槐里感孔懷赴喪紀嗟逆
賊燔城市特受命理殘圮芟不臣寧黔首
繕官寺開南門闕嵯峨望華山鄉明治惠
沾渥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
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

共五列第一列一行第二列二十六行第
二列八行第四列十八行第五列四行

處士河東皮氏岐茂孝千二百

縣三老晉量伯祺五百

鄉三老司馬集仲裳五百

徵博士李儒文優五百

故門下祭酒姚之宰卿五百

故門下掾王敞元方千

故門下議掾王畢世異千

故督郵李譚伯嗣五百

故督郵楊動子豪千

故將軍令史董溥建禮三百
故郡曹史守丞馬訪子謀
故郡曹史守丞楊榮長孳
故鄉嗇夫曼駿安雲
故功曹任午子流
故功曹曹乇定吉
故功曹王河孔達
故功曹王吉子儔
故功曹王時孔良五百
故功曹王獻子上

故功曹秦尚孔都二

故功曹王衛道興

故功曹楊休當女五百

故功曹王衍文珪

故功曹秦杼潓都千

璉

故功曹王詡子廟諱

故功曹杜安元進

元

孔宣

甫仲謀

故郵書掾姚閔升臺

故市掾王尊文意

故市掾杜靖彥淵

故王簿鄧化孔彥

故門下賊曹王翊長河

故市掾王理建和

故市掾成播孚舉

故市掾楊則孔則

故市掾程璜孔休

故市掾扈安子安千
故市掾高頁顯和千
故市掾王⿰王度季晦
故門下史秦並靜先
起
故賊曹史王授文博
故金曹史精暘文亮
故集曹史柯相文舉千
故賊曹史趙福文祉
故法曹史王敢文國

故塞曹史杜苗幼始

故塞曹史吳產孔才五百

□□部掾趙炅文高

□□曹史高廉吉千

義士河東安邑劉政元方千

義士侯褒文憲五百

義士穎川臧就元就五百

義士安平祁博季長二百

萬歷初郃陽縣舊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內稱全

爲戊部司馬征疏勒王和德攻城野戰謀若涌泉威

年諸貧和德面縛歸死還師振旅諸國禮遺且二百萬悉以簿官按范史西域傳和德射殺其王自立涼州刺史孟佗遣從事任涉將燉煌兵五百人與戊己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諸國兵合三萬人討疏勒攻楨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二說不合且司馬爲曹寬非曹全豈卽其人范史傳寫誤耶卽紀功者張大其詞而面縛歸死似非虛飾抑又何也碑又稱光和七年史光和止六年葢七年冬十一月始改元中平耳碑文隸書遒古不減卒史韓勑等碑且完好無一字缺壞眞可寶也石墨鐫華

銘言三字爲句甚醇古且用二足字相連明手足之足與滿足之足可各押也 安世鳳墨林快事

大女桃斐揚雄反離騷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列仙傳江斐二女則竟以爲妃之異文 文選左思蜀都賦娉江斐於神遊吳都賦江斐於是往來五臣並作妃其字亦可作婔矣詩江婔登渚而解佩 按魏書刑法志有河陰縣民張習壽妹容妃則因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凡亭舍之去郡縣遠者謂之離亭猶曰離宮也其在郭內者謂之都亭 此文乃王敞王畢等相與爲之而自稱爲俊艾無乃自譽耶 處士者德行可尊之人義士

則但出財之人而已今人出財布施皆曰信士宋太宗朝避御名凡義字皆改爲信今之信士即漢碑所稱之義士也金石文字記

按碑文全爲隃麋侯相鳳之孫鳳嘗上書言燒當事得拜金城西部都尉屯龍者而全以戊部司馬討疏勒又定郭家之亂信不媿其祖矣埼人語曰重親致歡曹景完葢其孝友之性尤人所難能也嗚呼今之爲吏者雖遭父母之喪必問其親生與否投牒再三始聽其去而全以同產弟憂得棄官歸以此見漢代風俗之厚其敦孝友若是全以禁錮隱家巷者七年

可以補後漢史黨錮諸人之闕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碑云和德弑父篡位德與得文亦不同史稱討疏勒有戊己司馬曹寬而不曰全又云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而碑云和德面縛歸死司寇蓋范蔚宗去漢二百餘年傳聞失真要當以碑爲正也曝書亭集

全爲永昌太守曹鸞兄鸞以上書訟黨棄市禁錮黨人五屬全遭同産弟憂棄官後遇禁網潛隱家巷七年弛禁全得復官其年月與碑悉合顧炎武引揚雄反離騷列仙傳魏書刑法志謂固有以民間女而稱妃者

又漢郭先生碑銘有娥媓三妃行追太姒碑爲季女所立直以爲妃而比之太姒何也金石錄補

范史西域傳叙云元帝置戊己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明帝時置都護戊己校尉建初元年章帝不欲疲敝中國迎還戊己校尉和帝永元三年復置戊己校尉又置戊部候順帝永建六年置伊吾司馬又云自高昌壁北通後部金滿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戸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靈帝熹平四年于闐王安國攻拘彌大破之殺其王死者甚衆戊己校尉西域長史各發兵輔立拘彌侍子定興爲王劉攽注

曰案文多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也疏勒傳云戊己司馬曹寬劉攽注云案文亦多己字按西漢元帝時有事西域置戊己二校尉東漢明帝章帝和帝時或置或罷和帝又置戊部候順帝置伊吾司馬則建置無聞焉劉攽注戊己校尉云己字但是和帝以後事並多此一字其注戊己司馬亦云多己字則知戊部校尉己部校尉本二官和帝以後止置戊部校尉一官又置戊部候其戊部司馬疑是戊部校尉所屬而史未詳也　碑有云敦煌效穀人也前漢書師古注曰本漁澤障也按孝武元封六年濟南

崔不意爲漁澤尉教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爲縣名
杜林曰古瓜州地效穀敦煌屬邑第三又云武威長
史東漢書百官志郡當戍邊者丞爲長史古今注曰
建武十四年罷邊郡太守丞長史領丞職凡真二千
石丞長史六百石又云巴郡朐忍令朐忍巴郡屬邑
第三又云張掖居延都尉乃張掖居延屬國都尉也
每屬國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凡比二千石
丞比六百石又云夏陽令夏陽左馮翊屬邑第十按
碑敘述全高祖敏曾祖述祖鳳三世皆舉孝廉皆爲
敦煌鄰郡武威張掖金城北地長史都尉丞太守等

官全復舉孝廉拜西域戊部司馬立功疏勒直所謂
易世載德不隕其名也又云右扶風槐里令槐里右
扶風屬邑第一又云酒泉祿福長祿福酒泉屬邑第
一又云郃陽令郃陽左馮翊屬邑第九大雅在洽之
陽元和志曰縣在郃水之陽郃水即水經之瀵水也
此其官位郡邑之可攷者也至于書法所當攷者如
廓士斥竟即斥境斥彰長碑斥字亦如此寫又和德
弑父篡位弑字從戈又兗膿之仁兗即兇字前上聲
說文嗷也亦作訩蔡邕釋誨泯泯庶類含目訩滋又
咸年諸貢賁音彬後漢崔寔諫議大夫箴處有訓誦

出有旅資又續遇禁冈即綱字去糸又人裹不安即懷字又賜痒盲痒即疲癃之癃又安硃亢亢字無草頭周慓功勳銘亢忽𢧐敏碑不凝亢兮費鳳碑稀于大亢沈子琚江堰碑田卯亢皆如此焉說文亢水廣也此碑弓所考證九字九字既解庶幾無遺義矣金石遺文錄

右曹全碑并陰字徑九分陰字徑七分在郃陽縣孔子廟東角門內西向　碑悏即快字金石圖

靈帝紀黃巾賊張角以中平元年二月反碑云七年三月按靈帝光和但有六年無七年其七年即是中

平元年張角以是年起兵豈當時邊報流傳亦復不實碑僅據流傳者書之耶抑王敞王畢等爲諛詞以媚宦長故爲是文飾之語以張之也　又史作和平元年碑作河平元年 虛舟題跋

按碑陰第一行縣三老金石文字記作故三老誤其處士超出第一層之上書之可想見當時處士之尊此碑文止八百四十餘字而碑陰有四百四十餘字惜乎搨工不搨碑陰使好古者不得盡見之也 雍州金石記

石碑銘辭後空二三行許然後書年月一行又復書

於行末今揭工楷紙别搨年月一行不知當置何所予見舊搨未斷全本乃知其式如是　銘云吏樂政民給足君高升極鼎足安世鳳云二足字可各押予謂二足字本非一義其可連押何疑昌黎詩之重用韻亦卽本此更考古人有連用韻而折非異義者如詩雲漢二章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兩遺字連押焦仲卿妻詩此婦無行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兩由字連押亦用韻一奇例也前人從未有論及者姑識于此　陽曲傅山先生云謝承後漢書予家有之明永樂間揚州刊

本初郃陽曹全碑曾以謝書考証多所裨益大勝范書以寇亂亡失矣今碑中如攻西域罹黨禍及戊部司馬之類皆與范書不合安得謝書一印証之　右曹全碑陰凡四列共五十七行內第一層一字者一行第二層一字者一行二字者一行上一字今缺三字者一行第三層左一字者一行又第一層故功曹泰尚孔都下但一二字而無千百之數詳視拓本初無剜泐之迹似當時原未書備或有所斷疑故空而未刻也金石存

碑以兗爲吮而兗豫之兗仍作兗又以辯爲辮以斐

爲妃以七爲匕以舋爲亹以褱儴皆爲懷　碑初出時止缺一因字後乃中有斷裂又後乃乾字中日有穿鑿之迹甚矣今日得乾字未穿者爲舊本也又中間咸曰君哉咸字咸內口上一畫是彎曲倒折之筆今石泐而其旁一小直畫不可見遂成二小橫畫矣

戰字威字皆闕末筆此與碑陰人名僅存一二字又秦尚孔都下有二字而無千百等字皆似書丹時偶然空闕不能臆爲之說矣　顧寧人以遂爲遴盖出偶然審視之誤至巴郡朐忍令則朐忍縣名載於後漢書郡國志巴郡條下其文無異而顧氏以爲別

體字則不可解矣兩漢金石記

右郃陽令曹全碑漢時重清議故雖邊方人士猶知敦孝友以立名譽若全之重親致歡見於鄉諺亦其一也其稱季祖母猶言庶祖母也官府所居曰寺碑云燔燒城寺又云開南寺門又云繕官寺開南門皆以寺爲官廨之稱也漢書地理志酒泉郡有祿福縣續漢志作福祿晉隋唐諸志皆因之此碑云拜酒泉祿福長魏志龎淯傳及皇甫謐列女傳載龎娥事云祿福趙君安之女又云祿福長尹嘉然則魏漢之閒猶稱祿福其改爲福祿蓋在晉以後史無明文以知

之矣碑末題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同年紀綱修昀嘗疑其僞云後漢書靈帝本紀是年十月有庚寅距丙辰前二十六日天文志十月有癸亥距丙辰後七日其閒不得有丙辰日恐是後人妄作予以四分術推之是歲入庚子蔀四十一年積月五百有七閏餘二積日一萬二千九百七十二小餘一百三十三天正壬申朔加朔實十一得十月丙申朔丙辰月之二十一日癸亥月之二十八日是月無庚寅庚寅乃九月二十四日本紀誤而碑不誤也今攷定中平二年三年朔日于左

中平二年正月辛未朔　二月庚子朔本紀二月己酉月十日五行志二月有己酉庚戌庚戌月十一日又五行志二月癸亥廣陽城門外屋無故自壞月二十四日本紀作己亥誤　劉寬碑二月丁卯月二十八日　三月庚午朔譙敏碑三月九日戊寅以歷推之恰合　四月己亥朔本紀五行志俱有四月庚戌月二十日　鄭季宣碑有四月辛亥月十三日　五月己巳朔　六月戊戌朔　七月戊辰朔　八月丁酉朔　九月丁卯朔　十月丙申朔　十一月丙寅朔　十二月丙申朔

三年正月乙丑朔　二月乙未朔本紀二月庚戌月十六日　三月甲子朔　四月甲午朔鄭季宣碑四月辛酉月二十八日

五月癸亥朔本紀五月壬辰晦五行志同以歷推之恰合　六月癸巳朔　七月壬戌朔　八月壬辰朔　九月辛酉朔　十月辛卯朔天文志十月戊午月二十八日

右碑陰列出錢人名有鄉三老鄉嗇夫門下祭酒門下掾門下議傳督郵功曹門下曹市掾郵書掾門下史塞曹史法曹史賊曹史集曹史金曹史皆縣屬掾史也處士岐茂别爲一行不與掾史並者非其部民也義士五人亦别爲一列在掾史之下無職故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朱竹垞云史載疏勒王臣磐爲季父和得所射殺而

碑云和德弑父德與得文亦不同予嘗推之漢一字
石經論語何得之衰今文得作德史記孟嘗君傳齊
湣王不自得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
言己無德故也漢書項羽傳吾爲公得晉灼曰或作
德然則得與德古字通也後漢書靈帝紀中平元年
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帥有三十六萬
皆著黃巾同日反叛今碑云光和六年所記與史不
同葢靈帝以七年十二月改元中平碑惟就其始書
之三國志魏武帝紀亦云光和末正與碑符而輿略
誤爲光和中東方有張角史家不知詳推動貽舛謬

如斯類者可勝指耶授堂金石跋

碑云巴郡朐忍令張納功德叙西嶽華山亭碑雍勸闕亦作朐忍漢地理志巴郡有朐忍縣小顏音劬閏書地理志巴東郡有朐䏰縣後漢書郡國志與地理志同吳漢傳作朐䏰注引十三州志云其地下濕多朐䏰蟲因以名縣徐鍇說文新附朐字注云朐䏰蟲名漢中有朐䏰縣地下多此蟲因以爲名从肉句聲攷其義當作潤蠢如順切䏰字注云朐䏰也尺尹切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朐䏰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朐䏰又謂曲蟮蚯朐曲同

聲類按玉篇肉部無朐䏰二字其爲後世俗作無疑顔戴說與碑合徐氏謬也廣韻上聲準部朐字音尺尹切注云漢朐䏰縣名䏰音閏去聲稕部䏰字音如順切注云漢朐䏰縣名朐音蠢此與徐氏閏蠢之音倒互集韻朐字注云朐䏰縣名或从旬俗作朐非是此又沿襲廣韻而加武斷者桂馥跋

蕩陰令張遷表

碑高九尺五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四十二字第十四行空末有一字額題漢故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十二字篆書今在東平州學

君諱遷字公方陳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

自有周周宣王中興有張仲以孝友爲行披覽詩雅煥知其祖高帝龍興有張良善用籌策在帷幕之内決勝負千里之外析珪於留文景之間有張釋之建忠弼之謨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苑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爲令令退爲嗇夫釋之議爲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嗇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從言孝武時有張騫廣通風俗開定畿寓南苞八蠻西羈六戎北震五狄東勤九夷荒遠既殯各貢

所有張是輔漢世載其德爰既且於君蓋
其繵縺纘戎鴻緒牧守相係不殞高問孝
弟於家中謇於朝治京氏易聰麗權略藝
於從政少為郡吏隱練職位常在股肱數
為從事聲無細聞徵拜郎中除穀城長蠶
月之務不閉四門臘正之僚休囚歸賀八
月算民不煩於鄉隨就虛落存恤高年路
無拾遺犁種宿野黃巾初起燒平城市斯
縣獨全子賤孔蔑其道區別尚書五教君
崇其寬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東里潤色君

垂其仁邵伯分陝君懿于棠晉陽珮瑋西門帶弦君之體素能雙其勳流化八基遷蕩陰令吏民頡頏隨送如雲周公東征西人怨思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前喆遺芳有功不書後無述焉於是刊石豎表銘勒萬載三代以來雖遠猶近詩云舊國其命惟

新

於穆我君既敦既純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紀行來本蘭生有芬克岐有兆綏御有勳利器不覿魚不出淵國之良幹垂愛在民

蕃沛棠樹溫溫恭人乾道不繆唯淵是親
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千祿无疆子子孫孫
本
惟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二月震節紀日上
旬陽氣厥析感思舊君故吏韋萌等僉然
同聲債師孫興刊石立表以示後昆共享
天秩億載萬年

碑陰

共六十三列每列十九行

故安國長韋叔珍錢五百

故從事皐□□錢五百

故從事皐元雅錢五百

故從事皐元景錢五百

故從事皐世節錢五百

故守令皐樹遠錢五百

故守令范伯犀

故吏皐金石錢二□

故督郵范齊公錢五百

故吏范文宗錢千

故吏范世節錢八百

故吏韋府卿錢七百
故吏韋季考錢七百
故吏韋伯臺錢八百
故吏范德寶錢八百
故吏韋公雋錢五百
故吏氾定國錢七百
故吏韋閏德錢五百
故吏孫升高錢五百
故吏韋公逴錢七百
故吏韋排山錢四百

故吏范巨錢四百

故吏韋義才錢四百

故吏韋輔節錢四百

故吏韋元緒錢四百

故吏韋容人錢四百

故從事原宣德錢三百

故吏韋公明錢三百

故吏范成錢三百

故吏韋輔世錢三百

故吏范國方錢三百

故吏韋伯善錢三百
故吏氾奉祖錢三百
故吏韋德榮
故吏范利德錢三百
故吏韋武章
故吏騶衎義
故吏韋宣錢三百
故吏韋孟光錢五百
故吏韋孟平錢三百
故守令韋元孝錢五百

右漢蕩陰令張君碑云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登其去思碑也字特完好可讀漢碑中之不易得者攷之東漢地理志蕩陰屬河內郡即今彰德府之湯陰縣已吾屬陳留郡即今開封府之夏邑縣金薤琳琅

張君碑文辭翩翩有東京風獨叙事未甚詳覈耳至謂其先有曰頁曰釋之曰籌者按頁韓人釋之南陽堵陽人籌漢中人宗系絕不相及文人無實乃爾弇州山人四部稿

其文有云荒遠旣殯者賓之誤中謇於朝者忠之誤而又有云爰旣且於君則暨之誤古字多通而賓旁

加歹已爲無理又何至以一字離爲二字也歐陽趙洪三家皆無此碑山東通志曰近掘地得之豈好事者得古本而摹刻之石遂訛謬至此邪金石文字記

碑銘書蔽芾棠樹爲弊沛按堯母祝睦元丕三碑其書蔽字略同而芾作沛則此碑所獨也碑陰牟錢從事二人守令三人督郵一人故吏三十二人皆資謂東漢鮮二名者是碑范巨范成華宣而外自韋叔珍下皆二名或書其字然邪曝書亭集

金石文字記以碑中賓謨殘忠誤中暨談既且疑好事者有摹刻按以殘爲賓見禮記曾子問以中爲忠與

魏呂君碑同說在第一卷東莫二韻惟以既且爲暨有不可解然字畫古折恐非摹刻也隸辨

右張遷碑金薤琳琅載其文闕者五字以此碑按之徵拜下是郎字燒平下是城字流化下是八字尉下作𨑨當是𨑨通作泛孔蔑下是二字若爾則爲全文矣又張良善用下釋作籌何碑是籌筞轂城長下釋作埶碑是蘓字𦹗陽珮下釋作𤤴碑是璅字吏民頡下釋作𩑶碑是顚字于是刻石下釋作整碑是豎字此則南豪公之倜誤存恤高下釋作年字孔蔑下釋作試字碑皆磨滅難識此則南豪公之意淵子子孫

孫下有一字不可識而不釋此則南豐公之刪削碑
曰問禽狩所有當是禽獸受既且於君當是既祖古
字相通也[illegible]金石評攷
孫石雲跋是碑辨之詳矣然以八基為千歲以下八
非則未知基與則通八基謂八年也　碑云張是輔
漢是印氏字韓勅後碑於是作於氏漢書地里志云
至元孫氏為東公師古曰氏與是同三國志吳有氏
儀孔融嘲之曰氏乃民無上儀遂改姓是　埶於從
政諸家皆作從殹非也此蓋用爵論求也埶于從政
乎何有何政字左畔微有損壞遂與殹字疑似竟釋

作激于義不通　韓非子觀行篇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碑云晉陽佩瑋西門帶弦頗倒用之豈別有傳耶抑筆誤耶　碑額題爲表頌銘文子子孫孫句之下方有一字上半不全下截似是表字豈卽所謂表頌之意耶隸釋所載廣漢王君治石路碑亦以一表字表其首但彼書于前而此書于後則又有不同者　右漢張遷碑陰凡四十一人二名者多蓋皆書其字也惟范巨范戍韋宣三人則又名而不字隸釋云漢人題名必書名字否則各有說也楊震碑陰孫定博諸人不

名者非其門生也逢盛碑陰崔孟祖數人不名者乃其父黨也題名于韓勅碑左凡八人曾之二廌一傳不名者別首相尊之也張納碑陰主薄白文以下不稱字者示其卑於從事李元也史晨後碑五官掾孔暘六人不稱字者亦示其卑於長史李謙也洪公之言其詳盡如此獨此則同是故吏而或名或字有異又不知當有何說以定之也

氾字音梵字本作氾與氾字音祀者形聲各別皇甫氏曰本凡氏恭亂避地于氾水改姓氾漢有氾勝之著書十八篇言種植事碑有氾姓二人非范之省文也又其字書作氾與

音杞之字無別遂讀作杞亦非金石存

白石神君碑張遷碑昔人皆以爲僞也或曰魏人翻舊碑爲之綜其實不然予觀張遷碑之端直朴茂與衡方碑大相類其爲先漢法物無可疑者白石神君書體少劣於遷碑要亦謹飭有法　邰陽褚峻語予曰張遷碑後行刻一衣字於表字側不知其所謂峻嘗見舊搨本無此側刻乎表字適知爲後人題設殆厭碑刻表字非隸體爲而是正其旁斯爲沾沾不勝喜事者耳金石圖

右張遷碑陰韋氏二十六人范氏十人氾氏二人孫

氏原氏騶氏各一人前碑云故吏韋萌等刊石立表而此是故安國長韋叔珍以下皆從事守令及吏而不名何也不署郡邑豈皆湯陰之人仕于外如安國者並必張君之所屬耶然故吏范巨范成韋宣忽書名又何也止載助錢之數別無文字故不可深考爾

金石錄補

碑云蓋其繩繼卽蟬聯也碑又以禽狩爲禽獸以賓爲賓以張是爲張氏相係爲相繼中謇爲忠謇珮璜爲佩黃黼沛爲蔽芾羆卽熊字蠺卽蠶字傑卽際字其卽笄字其紀立碑歲月在中平三年歲在攝提之

二月叄丙寅歲也若唐鄭州寶室寺鐘銘云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云云案是歲爲己丑次年乃庚寅而亦云攝提何也此尚有碑陰紀出錢姓名余皆有之都氏不載疑并額皆未之見也文後忽贅詩云舊國其命維新二語不曉所謂漢時風俗固不知有忌諱類如此 抱經堂文集

碑額二行居碑文弟八行至弟十三行之間益碑文偏右而空其左也碑文十五行而十三行後空一行方接弟十四行也弟十四行末刊石立表句表字之旁又刻衣字所干昨云嘗見舊搨本無此牛氏圖据

此說以謂此半表字殆後人所刻乃翻按此半字實是原石所有褚氏半氏之說非也其側陰下列無字處之末尾行楷書付記二字此則後人妄鑿非原碑也　碑以蒲爲策狩爲獸殺爲殷鑴爲鐫賔爲賓是爲氏中爲忠琮卽璧因似而加王也雖从玉今乃从言與言相似隸之小變也祚卽祚變示从不漸開後人行楷之假借矣集韻纏俗作纏字鏈陵延切鏈纏不解也此蕤以爲蘺聯字也韻云美釋縭爲縭釋來爲柰爲囹非羅字米亦恐非柰字　吳山夫云蓺於從政諸家皆作從吹非也愚按此說於文義極通然恐

吳氏所藏本此字紙壘壞耳今以精拓之本與舊拓本相對諦審明白是畋字並非政字左畔因損而疑似也然吳氏之說頗有理以此推之則是碑撰文之人未必卽書石之人想東漢時能書胥史之類固不乏人竟似草稿審視未明而茫然下筆者如此則爰之爲爰暨之爲旣且以及来字之類或皆誤筆未可執一以論矣　碑云治京氏易而宋竹垞經義攷承師門以歐趙洪氏所弗錄遂不及之也愚已載入經義攷補正卷中　碑合表頌僅五百言而其叙張氏先世事乃至三之一亦似太煩此因不可以入潘昂

胥王止仲之例者矣頌文無頌曰字而碑尾紀年月後又若頌詞者則是文與書皆不可以常格論爾碑陰玢即珍字吳山夫作玲非也故守令范伯犀故吏韋德榮韋武章騶叔義此四行下原石皆無字吳山夫皆謂闕三字又於韋武章下多出錢字皆非也其上列弟二人亦姓韋但其名二字不可識凡韋氏者二十六人吳山夫云廿五人亦非也汜定國錢七百韋孟平錢三百牛氏金石圖皆訛作五百兩漢金石記

右張遷頌出於近代金薤琳琅嘗載其文都氏攷稽未審釋文多誤如以籌策爲蕭何之類八人竿八見

後漢書皇后紀碑云八月　畏不煩于鄉箋作其蓋

省文而都氏釋作其字亦誤也碑云張是輔漢世載

其德爰既且於君詳其文義謂張氏仕漢世世有德

後有興者且于君也顧氏讀作爰暨于君以既且

爲暨字之誤釋爰爲爰雖本都氏尚在疑似之間以

既且爲暨乃由臆斷遽詆碑爲訛謬豈其然乎漢制

大縣置令小縣置長後漢書王常傳遷穀城令而此

云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更易也　右碑陰四

十有一人皆字而下名古人命字有祗一字者此范

巨范成章宣三人當亦其字也范伯口韋德榮韋武

章騶叔義四人不言出錢之數曹全碑陰亦有類是者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碑遷爲穀城長多惠政後遷蕩陰令吏民追思其德立石紀之考東漢時東郡置穀城東阿二縣北齊省穀城爲東阿宋時凡三遷明時乃遷于穀城鎮即今東阿縣治今東阿屬泰安府在唐宋元皆隸東平府舊志云此碑明時掘地得之未詳其處意必漢時穀城舊境也碑中通借字近時諸家言之詳矣惟旻旣且於君旣且二字頗與人以爲隆字之分遂疑是碑爲後人摹刻殊爲非是元案旣終也且始也詩終

減獄頌省刑釋因故下文云尚書五教君崇其覽詩云愷悌君隆其恩是則儏之爲蔡無可疑者都氏何据而釋爲際邪桂馥

金石萃編卷十八終

金石萃編卷十九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十五

魯王墓石人胸前題字二種

一長三尺三寸五分廣一尺八寸五分一行四字

府門之卒

府門之卒

一長三尺二寸廣一尺九寸二行行五字今並在曲阜縣魯共王墓前

漢故樂安大守麃君亭長

漢故樂安大守麃君亭長

魯王墓前東側一石人介而執殳高五尺腰圍七尺刻曰府門之口一石人冕而拱手立領下裂紋如滴淚痕高五尺五寸腰圍七尺五寸胸刻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口十字兩石人並肩而西向相去者五六步金石圖

予初得二拓本諦審之其一云府門之下一字是卒字其一云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下一字是長字既而又拓得一本則并其弁首眉目皆拓出之牛氏雖云自腰以下陷土中不見然今所拓字實已全具非其下尚有字也　按漢書地理志樂安本千乘和帝

永元七年更名樂安是此刻爲東漢時字無疑吳山夫金石存据鄭芷畦說山東省志載魯恭王孫皆葬此因謂麃姓出於魯恭王之後亦未然也【兩漢金石記】

漢制諸郡置太守王國稱相和帝永元七年改千乘爲樂安國質帝本初元年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徙樂安王鴻封勃海自後無封樂安者蓋已罷爲郡矣此稱樂安太守其在桓帝以後乎麃姓不詳其所出韓勑碑有故涿太守麃次公故樂安相麃季公皆魯人也則麃固魯之名族矣季公故樂安相桓帝永壽中猶存此刻所云麃君豈卽季公乎季公王國

相而追稱之曰太守猶荀淑爲朗陵侯相而文若傳稱朗陵令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千乘國漢高帝置王其國者三人賢也此一人前漢建也伉也寵子寵嗣和帝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王其國者二人寵也嗣寵者鴻也質帝立本初元年徙王鴻於勃海此後王樂安者不聞焉國既無侯不應有相而桓帝永壽二年韓勑碑有故樂安相魯麃季公題名其曰故者則在質帝之前或爲寵相或爲鴻相而罷歸者也既無侯無相當罷爲郡則應置太守陸續之中子逢爲樂安太守者是也此石人字曰樂安太

守鹿君者爲季公之後裔或族人而不可即傳會爲季公也張埍跋

右二石人年久傾側其一已斷敲火礪角不護將毀元於甲寅春飭教授顏崇槼縣尉馮策以牛車接軸徙置今所洗拓其文於門下見卒字亭下見長字皆金石圖未備者按水經注載漢酈食其廟亦有石人胸前銘云門亭長此稱亭長門卒殆同義歟山左金石志

仙人唐公房碑

碑高八尺八寸廣三尺三分十七行行三十一字額題仙人唐君之碑六字篆書今在成固縣

君字公房成固人蓋帝堯之□□□□□

□□□□□之故能舉家□□□□去
上陟皇耀統御陰陽騰清躡浮命壽無疆
雖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曾□□□□□毛
天地之性斯其至貴者也耆老相傳以為
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土域
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而君獨進美瓜
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則期谷口
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
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
餘里休謁往徠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

府君從為御吏昌（鼠齧輒車被具君乃畫地）

（為獄）召昌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

口賓燕欲從學道（公房）頃無所進（府君怒）

（敕）尉部吏收（公房妻）子公房乃先歸於谷

口呼其師告以（厄急其師與之）歸以藥（飲）

（公房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又

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

（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

風（玄）雲來（迎公房妻子屋宅六畜翛然與）

之俱去昔喬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房

舉家但濟盛矣傳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
故使智鄉春夏毋蚊蚋秋冬鮮繁霜癘蠱
不遐去螟蝗百穀以入天下莫斯德祐之
效也道牟羣仙德潤故鄉知德者鮮歷世
莫紀漢中太守南陽郭君諱芝字公載脩
北辰之政馳周邵之風歆樂唐君神靈之
美以為道高者名邵德厚者廟尊乃發嘉
教躬損奉錢倡率羣義繕廣斯廟□和祈
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揚君靈譽其辭曰
门□□□□□□□□□□□□□□□

遂亨神業超孚雲今錄斷

右仙人唐君碑篆額漢中太守郭芝立今在興元府君字公房王莽時人也博物志云城固縣壻鄉有唐公昉得道雞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每月一吐其腸胃更生謂之唐鼠總仙錄所引博物志又云鼠至谷中自潰腸出一月三易故山中有拖腸鼠水經云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入雲臺山合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以鼠惡留之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公房升仙之日壻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言無繁霜蛟

虎之患其俗因號爲壻鄉一說唯鼠事小異神仙錄則云神仙李八百爲公房家傭爲惡瘡使公房夫婦及三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瘡因以餘酒浴公房夫婦顏色更少授以丹經一卷公房入雲臺山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其說俱異惟錄丹雲臺與水經同爾後漢志云褒中有唐公防祠碑隸法房字其戶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炎卽莽字聟卽壻字胥卽鼠字挛卽戀字隸釋

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其言劉向所記列仙傳自刪秦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者中黃仙人

石光康鳳子崔文劉元藥子長李文尹子張子昧王柱董君異衛叔卿梁伯而謂李八百爲唐公昉作傭客後八百僞病公昉爲廢數千萬不以爲損又作惡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經授公昉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如此不問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爲書在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飲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公昉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以信也廣川書跋

華陽國志云蜀以城固爲樂城碑與水經合第六期

壻字作聟字而漢隸智字亦近聟字如碑云眞人期聟谷口山上及後聟鄉當皆作智字使公房有壻與眞人相期碑必詳言之矣夫水曰智水谷曰智谷則鄉爲智鄉無疑所謂壻鄉者乃妖妄之說予故全錄碑文以證之金石後錄

右唐公房碑歐陽集古錄作公昉碑趙氏金石錄作仙人唐君碑洪氏隸釋作仙人唐公房碑碑篆額云仙人唐君之碑六字在碑額之偏右其篆字分二行君字在次行之首據隸續是君字今不可辨矣其弟一行弟三字篆書唐字甚分明今隸續刻本誤　又

按歐陽集古錄謂不載其姓葢歐陽公未見此碑額耳唐公房祠見於水經注華陽國志諸書隸續所引後漢書志即華陽國志文也 兩漢金石記

按碑稱公房以王莽居攝二年與眞人期于谷口山上則是公房未升仙之日其水與鄉已號曰壻矣并無壻行未還之說道元不知何所據也 關中金石記

碑文云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據集古錄作是時府君去家七百餘里疑隸釋所載碑文訛君爲在而衍西成也 校訂隸釋存疑

稀冊謁孔廟殘碑

碑上下俱殘缺存高四尺四寸廣二尺六寸九行行十六字今在曲阜縣孔廟

上闕許□帝命英授作相于魯吉月令辰欽

謁上下闕光龜□蕪寶覽鴻基之曠蕩觀林

木之旁上下闕暢美風而動物和陰陽以興

雨假爾攸仰上下闕□訪之儒彥橋之與讀

聖慮設章先民有上下闕□孫箴條春秋絫

管以獲福答在周人上下闕□□成共立

碑石因而銘之感自紀籍表下闕

上闕□□□□□□□□□□

上闕□史字叔德東海祝基人

上闕□□儒字仲雅東海郯人

右無名碑首尾上下皆碎裂餘石纔有數行詳其辭非是誄墓中人者亦非頌德政紀工役之事前有帝命筴授俾相于爵吉月令辰欽謁十四字又云春秋烝嘗幾以獲福益是謁廟之文後有訪之儒彥稽之典謨聖德設章及昔在周人之句似皆是鋪張孔子也中云覽鴻基之曠蕩觀林木之務深似指孔林而言或題爲駐驛亭前斷碑此亭蓋在闕里趙氏著錄有魯相謁孔子碑而無其說疑即此也未有叔德仲雅題名皆東海人而亡其姓碑以况某爲祝其乃春

秋夾谷之地又以假爾爲遐邇㕥印質隸釋

按魯相史晨孔子廟後碑即前碑之陰而闕里待志失載又廟中有斷碑一通志亦失載文字漫滅不可卒讀滋陽牛運震著金石經眼錄謂爲孔宏碑今就其字畫之猶可辨者證以隸釋所載無名殘碑文頗相合則題爲孔宏碑者誤矣孔繼汾跋

右孔宏碑土人名吉日令辰碑又以爲相謁孔廟殘碑今第一行尚可辨曰令辰守牛氏金石圖云剝蝕如孔謙碣姓名漫不可辨讀金石萃編據傳搨本始知是宏碑也方綱按此碑雖與孔謙碣製小而多泐

相同然不得援孔謙以例此者孔謙上下穿暈分明碑式碑文可按隸釋而定之則與碑文明白者無以異也此碑則上半之字前行之字皆不可識則未審其上別有缺落與否而中間露出諸字皆無地步留氏可據乃其六行文後別隔一行列二行云云則是二人之鄉貫又與碑後題立碑出錢之式不同則實未敢定爲何等碑矣且此碑之名爲孔宏者僅見於牛氏金石圖牛氏所云讀金石粹據舊搨本者隱約其辭竝不確指出於何書且果有舊搨本則所摹碑圖亦必較今日所拓明白處略多數字而以予得今

日洗搨稍精之本亦已較牛氏多識出其十許字則牛氏未見舊拓本可知矣是以吳氏金石文存竟置是碑弗著予則姑依牛氏題目著之而竊附其說如此　第四行第五字牛摹作與第九行人上一字牛摹作㐫皆訛几牛氏圖中全字三十有五方綱所釋者全字四十有四凡碑中可見之字除中閒空一行無字外其有字者前後八行前六行行十三字後二行行七字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有祝其縣又有鄉縣此碑後另起二行其第二行是東海鄉人無疑其第一行則海上一字不甚分明未敢臆定爲東字海

下二字上一字或近於祝下一字其字下似多二小畫者亦未敢遽定為東海祝其人也然其為二人鄉貫則確不可易耳他碑此例甚少兩漢金石記

右碑見洪氏隸釋今人題為孔宏者其誤蓋自牛空山金石圖始耳碑陰洪氏失載鄉來搨本亦俱無之乾隆己酉冬錢唐何夢華洗滌孔廟諸碑始為剔出并得碑側有唐人題名云門人徐泗節度掌書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賜緋魚袋杜兼童子高質大唐貞元七年辛未春二月八日凡四行左行碑文存六十六字較諸家所釋為多玆因碑陰未有著錄故并載

之假爾即遐邇已見隸釋兄碁即祝其與鄰皆屬東海郡也山左金石志

碑在孔廟即俗傳孔宏碑按孔門敘載河東太守孔宏碑建寧四年立隸釋已言不可見矣趙魏竹崦盦金石目錄

按此碑見隸釋第十七卷洪氏讀其文定爲尉相謁孔廟殘碑所釋凡八行行十六字今碑九行而第七行無字可見實亦八行也金石圖誤爲孔宏碑翁潙臆深以爲疑并據土人稱爲吉日令辰碑謂碑首尚見吉月令字而不知隸釋已載且碑作吉月竝非吉日甚矣考古之難也烝嘗之嘗牛譌

爲會翁亦仍之今驗碑作嘗字與洪釋合碑云覽

洪甚之嘯蕩此句覽之蕩遨二字分明可見蕩上在

旁尚露日字其寘嘯字無疑翁乃寸之字下摹作

山旁兩半字亦未深考

竹葉碑

題名共二列存第一列十一人

第二列十人今在曲阜縣孔廟

□□曹□薛夏侯

□□□□□□□□蔣□

功曹史薛曹嘉

中部督郵督郭尚

南部督郵文陽侯脩
北部督郵魯王壽
守□鄉文陽張耽
左尸曹史魯孔元
右戸曹史薛□□
□□史□□□求
□曹史□□□
奏曹史卞□□□
辭曹史文陽□□
□曹史蕃仲□

中賊曹史薛荀瑤

左賊曹史□□□

右賊曹史□韓□

左決曹史□虞□

右決曹史文陽馬宗

□曹史□□□

□曹□□□□

右漢碑陰載吏人官爵姓名似亦報德題名之爲而頗剝裂不可讀正面無文字莫考其所謂然觀其碑形隸法足知其爲漢矣是碑出阜顏樂淸懋倫得之

藏置其家碑兩面隱隱有竹葉文或謂之竹葉碑云

金石圖

碑上有穿穿之上隱隱似有字者右一行末微露川左一行末微露曰然卻在其陰而其正面竟不可知矣陰凡十一行行十六字牛氏金石圖所摹者幾四十八字而已乾隆壬辰秋揚州羅兩峯聘持是碑拓本請予及錢辛楣同審定後數日見海寧陳竹厂以綱釋文後四年丙申秋曲阜孔葒谷繼涵以精拓本見貽於是合前後所見諸本及釋文重加審釋凡得可辨之字九十有八半字三而碑陰之文幾全矣其

缺泐處則實不能定其所缺字數耳故第就圖式書之陳竹厂釋者凡六十餘字其跋曰其職則有中南北督郵奏曹辭曹中左右賊曹左右決曹諸吏皆屬吏也其貫則有魯薛蕃汶陽皆魯國也考漢人碑陰脩廟者有出錢數幕碣則加門生故吏字且貫雜他郡惟紀本郡長官功德則不然張納馮煥二碑其例也此碑人不出屬吏貫不出魯國而書法與張馮二碑不異則魯國長官德政碑也後漢百官志曰都尉分縣治民者比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又曰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傅相相如太守則有五部

督郵者知不僅太守矣魯國也無太守及都尉則有
此督郵者非魯相而何陳跋又云其人姓名惟存郭
尚王壽二人而方綱今所審釋則縣名又得卞卞亦
魯國屬也其人姓名又得曹嘉侯脩張耽孔元荀瑤
五人而孔之名又足補隸釋所記孔氏譜牒人名之
所未及不可謂非幸矣乙未四月屬曲阜顔運生拓
此無字之正面來精心諦辨其正面穿下約有文十
三行則其陰十一行者或亦尚有未辨之字未可知
也第一行隱隱審度其字似是□□□□字□□□
此一字似是渤國□渤國有何縣此一字或當似之人也第二行第三字似

是漢第三行第二字是造餘則無字碑矣此碑洪氏
蹟深未見然即洪所已錄而今未見者尚多則山巔水
涯井竈屋址片石隻辭可摩挲諦視者卻復何限神
物之遇合顯白當自有時願天下學侶凡遇舊迹名
區一瓦一礫毋輕視之而督工繕役職有攸司者又
不待言矣因跋此碑而重有感焉兩漢金石記
右碑嚮來祗見碑陰題名二列乾隆己酉冬何夢華
洗石精拓始知陽面有字七行漫漶殊甚惟首行第
七字是之二行第六字是祖三行第二字是造餘皆
不可辨矣碑陰存百餘字當是僧相紀德碑也山左金石

按碑本在曲阜顏氏近始移置孔廟所存字曰奏曹史曰辭曹史曰功曹史曰中部南部北部督郵曰中左右賊曹史曰左右決曹史曰左右戶曹史漢置督郵之官行部郡縣案劾行法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尹翁歸徙署督郵部汾南所舉應法長吏莫敢怨東漢時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車鄉里號曰輡車督郵皆是也百官志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皆為太尉公府此碑陽令皆為

竹葉文所掩無一字可辨必其人曾任都尉執法之官者故立碑之人皆其屬官曹史之屬但紀姓名里貫不載錢數非有事于率錢也陳氏以綱定爲爵國長官德政碑其論最核予爲申其說如此

文陽郎

汶陽

朱君長題字

碑高三尺三寸上廣二尺一寸下廣二尺七寸一行三字刻於碑下右方今在濟寧州學

朱君長

此石向在兩城山下乾隆壬子四月黃司馬易寄爲漢刻移置州學乙卯春元按試過此細玩石面多樵

斧痕其製頗類曲阜墳壇二一刻上有鑿齒一棱似從他處脫笱而出者想亦是墓間殘石耳山左金石志

殷比干墓題字

石高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二行行二字今在汲縣

殷比干墓

右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大觀中曾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又闕其三字畫淸勁乃東漢威靈時人所書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隸釋

水經云云今只四字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漢隸字原

按衛輝府舊志云殷少師比干墓在汲縣西北一十五里墓前有殷比干墓四字碑年深石斷字畫不全世傳孔子所書今此碑現存竊觀其體勢與周穆王時書吉日癸巳石刻相類其爲古筆無疑謹用摹鐫以暴于世云曹安太師比干錄

比干墓碑隸釋漢隸字原辨其謬然比干爲三古殺身之第一人而尼父是其族孫爲之標識宜也以疑

傳疑存之亦無不可劉青藜續金石錄

右殷比干墓四字字逕五寸許按洪婁二書所引水經及石氏語大略相同据水經則曰殷大夫比干之墓据石氏則曰四字而已若謂七字闕其三則殷字下當有泐裂之迹而今所見拓本則殷比二字連接自爲一行干墓二字連寫自爲一行與水經所云不同矣墓字下半泐去及其字勢之蒼勁則皆與洪婁所云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批法疑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强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爲正兩漢金石記

子斿殘碑

存字十二行

上闕允字子斿於傳載下闕

上闕奚之難扶危坰放文下闕

上闕載不隕以傳丂下闕

上闕兮名書不僣是下闕

上闕事人犯而勿欺下闕

上闕紱廣延術士永初下闕

上闕小惠可不之間是下闕

上闕庶閔悼遠近同哀載下闕

上闕而貴不朽之名故勒𠂤下闕
上闕𢿱我漢道𢊍𢿱伊何消下闕
上闕左聖漢有旨有荊君下闕
上闕口口口名下闕

右漢子㳺殘碑斷剝僅存文十一行首行載允字子㳺不見其氏下言於傳載缺奚之難扶危𢴣放此當表其上世故文云口載不隕以傳於缺是其義也屬句者右書不倦犯而勿欺及廣延術士子㳺事跡略可推見如斯然於廣延術士下有永初字似子㳺當永初時有功績可紀開行乃述遠近同哀則其卒之

歲末必在永初中矣銘詞曰在聖漢有莒有荆考孟
子以遏徂莒詩皇矣作旅旅與莒同毛傳旅地名也
疏言旅地名則毛意以旅爲周地周此時在西莒國
近周之地亦必在西漢永初中西寇最甚者見於後
漢書安帝本紀元年六月先零種羌叛斷隴道大爲
寇掠遣車騎將軍鄧隲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春
正月車騎大將軍鄧隲爲種羌所敗於冀西冬十月
征西校尉任尚與先零羌戰於平襄尚軍敗績十一
月先零羌滇零稱天子於北地遂寇三輔東犯趙魏
南入益州殺漢中太守董炳三年春正月遣騎都尉

任仁討先零羌不利羌遂破沒臨洮四年三月先零
羌寇褒中五年二月先零羌寇河東遂至河內盜積
歲爲患搖蕩西州疑銘所謂苕指叛羌也及元初二
年十二月武陵澧中蠻叛州郡擊破之三年秋七月
武陵蠻復叛州郡討平之此卽銘云有荆然則子抒
之沒葢于元初後矣碑前云廣延術士亦見永初元
年詔文三月癸酉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
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
言極諫者各一人又見五年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
石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

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於時子㪫必承詔以禮
延之備爲舉也又漱我漢道敝即補字碑石出土日
爲妄人斷毀又鑿其撇捺都失舊觀然盤拏倔強之
趣故在也嘉慶三年四月徐方于宣訪得之於豐樂
鎮西門君祠內輦歸移置縣孔廟戟門下碑埋土中
久灰沙盤互字畫墳結累日剔治始見全文後人宜
善護惜之　按此碑及劉君元孫正直碑凡大小五
石同棄毀于西門君祠當是土人之狡黠者侵種墳
側荒田欲滅其跡而舁置此閒遂致極鑿至此碑爲
古今著錄家未能收採竊度斷石尚有埋沒土中者

冀其精靈開世復出予亦拭好古者晚之淚也趙希璜安陽縣志

字徑建初尺寸許第四行右上當是琴九行遺上當是而勒下當是斯末行半字當是昭按說文游字在㫃部从㫃汓聲此碑作斿蓋省文後人去水加辵則失六書之指矣瞿中溶跋

劉君殘碑

存字六行

上闕口川扌百

上闕春秋博覽

上闕卌百人以

上闕以臣約身

上闕口歸高四

上闕口不

又一石

存字五行

上闕其爾已一下闕

上闕國之裔兮蕭□乃心凡之下闕

上闕兮爲國之□□□□兮當宀下闕

上闕以人去□□□□□哀哉弍下闕

上闕　□歲亏　下闕

碑側

一行存字

上闕　歲在辛酉三月十五　下闕

右漢劉君殘碑鑿斷穿孔龍置西門君制大門左右作門闕縣吏添仕麟偕仁拓朱馬需修祠碑于門側嘗見拓之以歸其一石文凡六行又一石文五行前春秋字博覽字常百人字及謝口口心氏人去口字蓋有位而斷以澤於民者也國之府分甫當是脩字既稱為國嗇於漢為劉氏矣碑側歲在辛酉三月十

五東漢辛酉凡三見明帝永平四年安帝建光元年靈帝光和四年明帝太遠疑在安帝靈帝時也安陽縣志

右殘碑二石皆方尺餘中爲大孔其一文六行其一文五行第一行乃其辭曰三字後空一行第二行上當是帝又上一字以意度之必是在也三行爲上當是兮四行人上當是艮五行歲上當是薨二石字皆徑八九分結體亦無異然第一石文在上方自孔以下皆無字第二石又與第一石行款文句俱不接且兩石後半並無字不可曉也歲在辛酉三月十五八字字徑二寸雖較前碑字大倍之又結體與前碑

絕不相類武君謂是劉君碑側未審然否 瞿中溶跋

元孫碑

存字四行

上闕口口承遺孤奉除小系子下闕又空三行

上闕一人大兄元孫早終下闕

上闕冋二子名重字元下闕

上闕丁一子〻下闕

右漢元孫碑棄置西門君廟墻田間徐方子偕朱望之景堂趙仲原敬尋出摉得遺孑四行前云遺孤奉承字蓋述其家之式微故繼以大兄早終是爲可哀

也書之秀蘊當奉爲神品安陽縣志

右殘碑可見者十四字字徑七八分第一行後似容三行二行八下空一字云大兄元孫早終蓋敘其兄弟三行云二子名重則又敘其子孫也瞿中溶款

正直碑

存字八行

上闕正直是以揚名於州里眾下闕

上闕部職究由□□糸右守曲下闕

上闕爲案所□□□□旧考爲下闕

上闕終事亦□□□□□年三下闕

上闕佳咎〻□□□□豙喪麻下闕

上闕□憀悽不□□□莫不下闕

上闕□□款亓辭曰

上闕□□□□□士友言下闕

右碑字幾二寸餘中鑿大圓孔毀殘元文最多凡得字八行第一行正直是以詩小明作正直是與考儀禮鄉射禮執弓各以其耦進注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則詩所謂與者今文此碑所據古文也後文亓辭曰集韻其古作亓是碑足以證明古文字如此舊埋秉西門君祠外頹坊下康熙某年建坊毀爲柱石今

性已折矣而碑猶存殘字若干古物淪毀自吾儕剔治磨拭出之碑復光顯于世其亦有奇緣與此與子游殘碑同日自方千得之故益可喜也碑無可題識即以首行正直字題曰正直碑安陽縣志

碑字徑二寸許第三行衆下當是所考上當是祖七行亓上當是動末行二字當是孝信瞿中溶跋

按以上四碑已爲後人鑿毀方圓無準尺寸字數俱不可紀今並在安陽縣孔廟縣令趙君希璜向在西安爲余屬官能詩文好金石及至安陽搜訪漢唐舊刻不遺餘力因得諸碑于西門豹祠中祖

在京師趙君拓以見貽以無時代可系故盡錄此

卷之末云

金石萃編卷十九終